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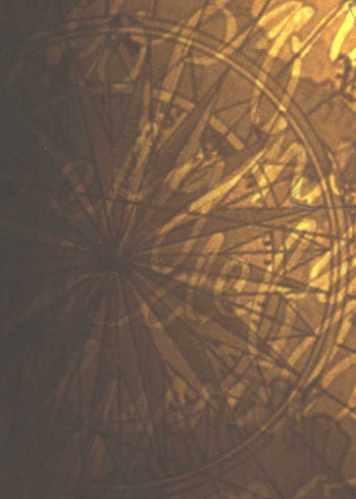
在浩瀚的大洋中，有一座人迹罕至的孤岛——沃尔德岛，岛上森林茂密，环境优雅，各种动物在岛上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它们自己称这个独立的世界为美乐园……

孤岛秘史 (上)

GU DAV MI SHI

作家出版社

李铮◎著



I247.5

1206

:1

2007

孤島秘史^(上)

GU DAV MI SHI

李铮◎著

作家出版社

第 1 章

* 沃尔德岛

沃尔德岛是太平洋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距最近的加罗林群岛也有八百多海里。正是因其近乎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人类很少光顾，更无人在此安居，所以至今还荒废着——这里所谓荒废，其实是专指没有被人类开发利用保持着原始状态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如果单纯从岛上的生态结构看，那里却是充满自由生命的天堂。

这是一座面积只有十几平方公里，椭圆状的岛屿。充沛的降水和肥沃的火山灰使这里的植物异常繁茂。岛上密布着松科、杉科、樟科、木棉科、橄榄科、芸香科、桃金娘科等高大林木，毛竹、芭蕉、无花果、蕨类等也随处可见。一年四季——不，这里是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气候，并没有明显的四季，受海上季风的影响只有不明显的干、湿两个季节——所以，一年到头花果飘香。藤本植物如一条条绳索在笔直高大的树干间错综缠绕，好像专为动物们取食高大的乔木植物的花果架设的云梯。环岛的岸边，均匀地铺着一层白沙，退潮后，便形成平均宽度大约近百米的海边沙滩。那是岛上动物进行日光浴的最好场所。近岸的浅海中，密布着红树林，树林下潜伏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鱼儿。

岛上的动物也极其的多样。著名的爬行纲动物有与科摩多巨蜥

十分相似的沃尔德蜥蜴——虽说是蜥蜴，其实身体有三百多磅重，他们是白垩纪的孑遗生物，其祖先曾与恐龙共享一片蓝天，按照对爬行动物的通俗叫法，应该被称做沃尔德龙的。有体形巨大而笨拙的象龟，有花斑蟒、金环蛇、蝮蛇、眼镜王蛇；鸟类极其繁多，除了海鸥、信天翁、军舰鸟等海鸟外，最多的是金刚鹦鹉，除此之外，还有云燕、乌鸫、灰喜鹊、啄木鸟、猫头鹰，安第斯神雕是这里唯一的猛禽；昆虫类则是数不胜数的。哺乳纲动物有美洲丛林虎、野猪、树袋熊、食蚁兽、穿山甲、河狸、犰狳、松鼠、老鼠……其中的灵长目动物则是白叶猿和一种俗称犹太人的巨鼻猴，巨鼻猴是灵长目动物中稀有的品种，因长着与某些犹太人一样多肉的大鼻子而得名。顺便说一句，猿猴是因与人类的表亲关系而被人类归入“灵长目”的，多少沾了人类自以为是的光，他们在沃尔德岛上则完全没有这样尊贵的称谓，因为他们善于跳跃，在那里他们是被动物朋友们通称为“跳梁类”的，地位并不崇高，由于他们不够强健，威猛不足，反不如老虎、巨蜥、神雕更有威信。

这个偏僻的孤岛上，为什么集中了美洲、亚洲、澳洲等几个大陆的特有动物？这些动物从什么年代定居于此？他们是如何远涉大洋泊来的？可是无从考证了。

这些动物在这个远离尘世的孤岛上相处数万、十万或许上百万年，虽然弱肉强食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并不因此而显得残酷血腥，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到一点悲剧色彩。因为相嚼以血有时是生存自身的需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乃是天定的法则。这里顺其自然，不违天理的生存状态，是上帝、佛祖、真主等等无论哪个神灵都会感到满意的，所以才呈现出一派和谐繁荣的勃勃生机。用莺哥燕舞，虎啸猿啼来形容这里，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如果不是因为太平洋黑潮和一股很强的热带气旋使老旧的巡洋舰稍稍偏离了航向从沃尔德岛附近经过；不是摩尔·基德·曼博士突发奇想偶然飞临沃尔德岛上空，这个岛上的生灵们静谧、安祥、

恬淡、悠然的日子不知道还将会持续到什么年代。

*“文森特”号巡洋舰和它的特殊乘客

“文森特”号巡洋舰是一艘二战时期的老式战舰，是专为对付日本“大和”级战列舰上八百毫米的巨炮而设计制造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既已退役。由于其舰身坚固无比，能经得住海上的狂涛巨浪，因而被改造成了一艘科学考察船，供科学家到气候变化异常或冰山较多的海域进行科学考察。它搭载着各门类的科学家，曾在飓风时节三次来到百慕大，试图揭开百慕大魔鬼三角之谜；台风肆虐的时候两次来到西太平洋，测量马里亚那海沟的深度；五进北极圈，勘察永久冻土层下可燃冰的含量；六下南极大陆，钻取极地冰帽样品。在南极威德尔海撞上过与它相同大小的冰山，但破碎的是冰山，而巡洋舰却安然无恙。

虽然它仍被称做巡洋舰，但早已没有了作战功能。舰艏四百毫米的巨炮和舰尾两座二百五十毫米的舰炮炮塔被拆除，分别用做一架“超级美洲虎”和一架“小羚羊”直升机的停机坪；鱼雷室变成了储物间；弹药仓变成了试验室；甲板上三层楼高的□望指挥塔楼改作了咖啡厅——在这里喝着浓香的咖啡，环视苍茫的大海是很惬意的享受；两百多间水兵休息室的隔断都被打通，变成了台球厅、歌舞厅、健身房、放映厅等娱乐场所；原来供八百多名水兵用餐的餐厅显然太大了，因而分隔出一半，装饰成了非常豪华的酒吧间。其生活设施虽比不上“安妮公主”号那样的豪华游轮，但除了一出生就极尽豪华的王室与贵族，其他任何人生活在其中也很感舒适惬意了。如果再把它坚固得可以经受得住二百磅航空炸弹和十二级风浪的装甲舰身给人的安全感考虑在内，相信许多人是宁可选乘这艘巡洋舰而不愿乘坐“安妮公主”号豪华游轮的，“泰坦尼克”的悲剧不能不使人们对民用设施感到担忧，而对军用装备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感。

摩尔·基德·曼博士正是出于对巡洋舰坚固性的考虑而决定租

用这艘美利坚并非专业的科考船，而没有租用中国的专业科考船“向阳红4号”。因为在台风频繁出现的季节，到赤道附近的西太平洋进行为时两个月的海上科学考察，只有巡洋舰的身躯才让他感到安全。更何况这支科考队伍集中了上百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化学家、海洋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等精英人物。其中仅诺贝尔奖获奖者就有十三位之多，这些科学家的身份与成就，令“文森特”号高昂的租金显得微不足道了。

摩尔·基德·曼博士是声名卓著的生物学家，国际生物学界的泰斗，基因工程学的大师，同时也是世界仅有的一位两次荣获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科学家。即使以这样的身份出任此次科学考察队的队长也是够荣幸的了，不仅因为他领导了一支由世界上最杰出的头脑组成的庞大的科学家队伍，而且是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代表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而是受联合国安理会委托，代表全人类对核武器试验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进行最权威的科学评估，为全面禁止核武器实验并最终从我们的地球上消除核武器作理论论证与宣传，因而这是个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此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便是位于加罗林群岛东北部，马绍尔群岛西北部的一座荒岛，虽然这座小岛的大小与沃尔德岛不相上下，而且是真正的荒凉不堪，但却因曾在它上面爆炸过上百枚核装置而声名卓著，以至于不恰当地被人们用作风靡全球的最为性感最为暴露最令人震撼的一种泳装的名字——比基尼。

“文森特”号是从圣迭戈港出发，经由檀香山，在檀香山停留两天，然后直接驶向比基尼岛的。

从檀香山到比基尼有八千多海里的路程，其间是纯然一片茫茫大海，连个小小的岛礁都没有，因而一路上想见到一只海鸟都算得上很奢侈的愿望，因为即使以长途飞行见长的信天翁，对太平洋中部这一片广袤水域和空域也深感畏惧，连续在水天之间飞行几十、上百个小时，单调与寂寞是连海鸟都会感到悲凉和疲倦的。

相比于海鸟,人类对单调与寂寞的忍受力就更差劲了。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行驶到第五天,科学家们便烦躁不堪,对这次寂寞之旅颇有微词了,他们说有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聊过,从没有把如此长的时间耽误在旅途。无所事事和对时间的浪费已使他们难以忍受,简直快发疯了。

一个星期之后,大部分人都因烦闷而感到疲倦。初登上时那种欣喜、激昂、踌躇满志、天降大任的豪迈早已荡然无存。世界精英济济一堂所显示出的那种崇高的、雅致的、开朗的、神妙莫测的甚至略带些傲慢的气氛也已烟消云散。天才的开怀的笑声,早已被叹息、争吵所取代。在封闭的寂寞中,他们被社会赋予的崇高的身份渐渐被忘在了脑后,而自然的本性在慢慢回归。他们根据各自的性格与习惯,一部分人躲在自己的卧室里看书、睡觉或对世界上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时间是什么、太阳之火熄灭之后人迁移到哪里等等这些可笑的问题做杞人忧天般的深入思考;另一部分人则到水兵休息室改建的娱乐室打网球、下棋、健身、看好莱坞大片和色情片;还有几位对由分子式为 C_2H_5OH 的饮料颇感兴趣的,则坐在酒吧间里边享受着乙醇带来的精神与生理上的快慰,边海阔天空地闲聊。

C_2H_5OH 这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对于聊天大有助益,它能很快使聊天变成喧哗与争吵,最后竟能鼓动世上最理性、最沉稳、最刻板、最聪明的人,出乎意料地做出些他们的祖先经常做,而他们自己由于文明的束缚而从未做过的非常不优雅的举动——大打出手。

围在吧台旁边一张桌子上打牌的是餐厅的几位厨师和服务人员,而坐在不远处角落里开怀畅饮的是医学家霍纳托利、杜边和动物学家维辛斯基。

霍纳托利三位从早餐时就一直坐在这里了,他们边喝酒边谈论着一个世界医学难题——脑移置的可行性。

“杜边教授,我看了你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按照你的推测,你认为至少还需要多久,人类可以进行头颅的整体性移置?”维

辛斯基问道。

“很快。”杜边回答道,然后转向霍纳托利,“不过,霍纳托利博士,这可是建立在您的显微外科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您创立的显微外科,神经的联结就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头颅整体移置最大的障碍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当一个人的头颅移置到另一个人的躯干上的时候,这个人在法律上的身份就很难确定了——它是属于躯干的所有者所有呢,还是属于头颅的所有者所有?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出台或正在制订有关法律,对克隆人、脑移置等涉及伦理学的医学试验进行限制,在法律的约束下,人类头颅整体移置可能永远停留在理论阶段了。”

“杜边教授,我对你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不过我们也不要因为法律约束而停滞不前。有许多办法可以绕开法律。比如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放在法律不健全的某个小国去进行。我们决不能放弃我们的大好前景,这是我们医学界扬眉吐气的大好机会。”秃顶的霍纳托利说着举杯自己干了一大杯,然后扭头对维辛斯基说,“维辛斯基教授,你想象过杜边教授的研究成果将对人类有多么大的影响吗?”他望着杜边和维辛斯基,见他俩表情疑惑,于是作出结论道,“它将使人类的智力以数学级数成倍地提高。”

“是吗?这一点我从没想到过。”维辛斯基不解地说。

“当我看了杜边教授的论文之后,我已经在思考着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了。”霍纳托利说。

“什么问题?”维辛斯基问。

“我在想,既然头颅可以整体移置,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一个躯干上同时移置两个或多个头颅?使这些头颅像并联的电脑一样形成一个局域网,需要的时候让他们同时思考一个问题。那样人类的智力不是可以成倍地提高了吗?”

杜边惊喜地说道:“哈哈,伟大的霍纳托利,您的头脑不需并联

其他的头颅已经聪明绝顶了，我本来以为我的研究是前沿性的，没想到您早已向更深的一步迈进了。”

维辛斯基说道：“一个躯干上移置多个头颅。好，天才的想象。不过，霍纳托利博士，我想，那样一个多头人，供血量，供氧量等都会大大增加，如何能保证各种脏器在超负荷下长期工作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呵呵，你放心吧，维辛斯基教授，”杜边笑道，“科学的伟力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扫除任何障碍，纳米血泵的出现完全能够解决供血问题。新材料科学日新月异，用机械装置代替其它脏器工作也指日可待。再说，如果一个躯干既然可以移置多个头颅，一个腹腔就不能移置几个胆囊吗？”

“杜边说得很对。”霍纳托利说道，“杜边教授，我们必须加紧工作，听说基德博士已经从基因学方面着手对大脑进行了研究，生物学以改变基因的方式，而我们医学家则是以头颅移置的方式同时对提高人类的智力水平进行着努力，这是一场竞赛，这几十年，基因工程学已经占尽了风光，这次我们医学家不能落在生物学家的后边了。”

“这场竞赛的真正对手是您和基德博士，我们会听您的将令，随时听凭您的调遣的。”杜边说着二人干了一大杯白兰地。

霍纳托利和杜边两位医学家谈得津津有味，可维辛斯基却陷入了沉思，他以一个动物学家的思维，想象着一个人长着多个头颅的样子，不禁心惊胆战：天啊！看来，这世界上的动物将会在摩尔·基德·曼、史蒂夫·霍纳托利们的手下变得面目全非。东方和西方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人头马、狮身人面兽、九头鸟、多头怪、千手千眼佛将不再是神话，而是……对未来的世界他不敢想象下去了。

世界“显微外科之父”史蒂夫·霍纳托利由于过多地吸入了C2H5OH，而变得越来越兴奋异常，他醉眼蒙眬地望着杜边和维辛斯基，想象着有朝一日把这两个聪明的头颅移置到自己脖子上，从

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三个头颅的超人的可行性，因而不住地盯着二位的脖子看，思谋着从他们脖子的根部还是中部下刀更有利于神经的联接。同时他那惯操柳叶刀的右手还在下意识地动作着。如果杜边和维辛斯基知道他此时的幻像，一定会抱头鼠窜的。

这时，巴特勒拄着一根精致的拐杖，一瘸一拐地带领几个朋友来到酒吧，其中就有好几位诺贝尔获奖者。这几个人分别是物理学家伊万诺夫、钱运昌、帕斯丁、化学家辛格、生物学家李禹锡。他们不知在谈论一个什么非常有意义的话题，竟忘了跟霍纳托利三位打招呼就坐在了吧台旁边。

“啊！伊万，昨天我接到了瑞典皇家学院的电子邮件，说我提名的易卜拉欣有望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呢。”巴特勒把拐杖放在一边，旁若无人地高声说道——巴特勒有权利旁若无人，因为他不仅在核物理学上有非凡的建树，而且因为亲自参与过“曼哈顿计划”而非常的傲视一切。

“巴特勒博士，您卓越的才能使您对科学成果有犀利的鉴赏眼光。”伊万诺夫说。

“巴特勒先生是物理学领域的伯乐嘛！”钱运昌说。

巴特勒有些得意地笑道：“哈哈，如果易卜拉欣获奖，将使我们实验物理学界的获奖人数首次超过理论物理。这对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实验的帕斯丁博士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信息。”

帕斯丁赶紧解释：“巴特勒博士，您从哪里听说过我轻视实验物理呀？”

“你的观点在物理学界人所共知，还想否认吗？哈哈，”巴特勒说，“其实理论与实验都不可偏废。现代物理学是在实验与理论的相互促进中得以飞速发展的。世界因物理学的进步已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来，为物理学的光明前景干杯。”

“干杯！”

“干杯！”

李禹锡和辛格不是物理学家，他们之所以被巴特勒邀请，主要是因为他俩与巴特勒同一年获得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共同出席授奖仪式而熟稔。虽然他俩对物理学家们夸大物理学的贡献——等于变相贬低了化学和生物学而有些心存不满，但碍于情面，主要是 C_2H_5OH 还没在他们的神经中起作用。所以不仅没好意思与巴特勒争辩，还违心地举起酒杯为物理学庆贺。

巴特勒们的喧闹与自得的表现令霍纳托利心中不快。他把眼光暂时从杜边与维辛斯基的脖子上移开，低声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巴特勒真是太骄狂了，诺贝尔奖算什么，如果不是我对卡罗琳医学院那帮低能的家伙不屑一顾，霍纳托利至少应该获奖三次了。”

对于霍纳托利的话，杜边和维辛斯基一点都不认为言过其实，就霍纳托利对世界现代医学的贡献来讲，只有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可比。但这样一个人物，竟因藐视诺贝尔奖，屡次拒绝参加诺贝尔奖的评选而头上缺少这项科学桂冠。但世人对诺奖又太崇拜，太认可了，它是科学界以外的人们认识科学家的最主要途径。霍纳托利正是因此而使得他的声名永也走不出医学界的圈子。在科学家相聚的时候，他总是不如那些诺奖得主那么大出风头。尤其自那个世界名模伊利莎白离开他投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曼的怀抱，更让他对诺贝尔奖心存嫉恨。从某些方面说，诺奖抬高了一些领域人物的知名度却无形中使其他一些领域的精英人物的声名在公众中有所降低，其中数学家受害最深。

“霍纳托利教授，我看您只要同意与卡罗琳医学院的那帮人和解，他们会把诺贝尔医学奖亲手送到您家门口的。您何以这样特立独行呢？”杜边说。

“不，我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永远不会跟制造杀人武器的巴特勒那些人为武。”

维新斯基说：“巴特勒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是很优秀的。作为一个

朋友也不坏。至于一个科学家的发明与发现是有益还是有害于人类那是事先很难断定的。再说任何事物都有‘利’‘害’两个方面。如何趋利避害是政治家的事，可惜的是政治家们的思维总是对毁灭性更感兴趣。这怪不得科学家。”

“可是巴特勒参加了‘曼哈顿计划’，那个计划杀人的目的事先就很明确。所以，巴特勒是真正的杀人的帮凶，维辛斯基，我的朋友，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霍纳托利说着又干了一杯。

“不，我说过了，那是应该由政治家负责的……”维辛斯基说。

“政治家？为什么这个世界应该由政治家说了算？政治家都是一无所长，不学无术，见识短浅，自私自利的家伙，正是这些人才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糟。世界应该由专家来治理……”C₂H₅OH 鼓动得霍纳托利胡说八道。

“是的，柏拉图就认为，只有哲学家治理社会，世界才能变得美好。”霍纳托利说。

“哲学家？为什么非得是哲学家？难道我霍纳托利就不行吗，你这个动物学家就不行吗？你对动物的习性和本质了如指掌，人也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你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更适合做总统？”

“呵呵，恐怕不行。”维辛斯基摇摇头说，“不谈这个话题，还是喝酒吧，干！”

二人又干了一杯。

尽管霍纳托利海量，但从早晨喝到近午，他的意识也已开始朦胧，因而他看到得意非凡的巴特勒怎么看怎么别扭。

这时，餐厅的黑人厨师亨利亲自把一盘煮熟的牡蛎送到霍纳托利的餐桌上来。霍纳托利对一脸汗水的亨利大声说道：“亨利先生，看看您多么辛苦。您不想改变一下您的生活吗？”

亨利不知霍纳托利此话何意，愣愣地谛听。

“如果您哪天对厨师这一行感到厌烦，我劝您去做物理学家，您不用下多大功夫就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真的，那比煮好一盘

牡蛎不需要更大的智慧。”霍纳托利见亨利疑惑，这样高声喊道。

亨利大笑道：“霍纳托利先生，您喝醉了。我一个厨师跟诺贝尔奖沾不上边。如果当初诺贝尔设了烹饪奖我倒愿意……”

“不，”霍纳托利喊道，“您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相信诺贝尔奖多么神圣。你不知道，一个拉骡子的脚夫都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吗？”

“啊？真的？这是真的？”亨利惊奇地问道。

霍纳托利指着巴特勒他们那里说：“您如果怀疑我说的不是事实，就去问问那位叫巴特勒的物理学大师吧。”

巴特勒听到霍纳托利的话很气愤，他分明是在恶意污辱物理学。但又无法反驳霍纳托利所讲的事实，因为霍纳托利所说的拉骡子的脚夫获奖，是有弥尔顿·哈马森的实际例子的。

“霍纳托利教授喝多了。”钱运昌向巴特勒解释道。

“不，他是对物理学家的崇高地位表示不满了。可是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医学家怎么能和物理学家相提并论呢。”巴特勒说。

霍纳托利听到这里，晃悠悠地站起身，走向巴特勒。他醉醺醺地说：“我当然不满。这世界太不公平。我们的工作挽救了世界亿万人的生命，把他们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可世人对他们的救世主霍纳托利并不感激，反而对诺贝尔、奥本海默和你巴特勒充满了敬意。看看诺贝尔、奥本海默和巴特勒都干了些什么吧！世界上死于诺贝尔伟大成果的有多少人！要不是奥本海默和你这个混蛋造出了核武器，今天这世界怎么会这样乱糟糟的？要不是那个呆头呆脑的爱因斯坦，被上帝禁锢着的巨大能量怎么会被释放出来？我们怎么会有此次寂寞的受罪之旅？‘显微外科之父’远不如‘原子弹之父’受人敬仰，救人性命的医学家却反不如杀人的将军、政客和你们这些杀人的帮凶——专以造杀人武器为能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受人重视和尊敬，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巴特勒听他辱骂恩师奥本海默，还把伟大的爱因斯坦也捎带

上,不由得大怒,质问道:“哼!你也别太自以为是了,有个‘显微外科之父’的名分就这样张扬起来,连伟大的爱因斯坦都敢不放在眼里。如果没有物理学的发展,恐怕你们医学至今还停留在巫术时代呢。不是物理学家发现了物质的放射性,就不会有你今日的显微外科,哪有B超、X光、CT、伽马刀、核磁共振仪这些现代医学设备?你霍纳托利是蹬在物理学家的肩膀上才显出你的高大的。告诉你,没有物理学的新成果,你霍纳托利就什么都不是,最多是拿着阉猪刀剗猪骗马的货色。”

霍纳托利听罢大怒,热血直涌。C₂H₅OH象个鬼精灵,这时也趁机趴到霍纳托利的耳边小声说:揍他,揍他。于是伟大的医学家霍纳托利举起桌上尚有半瓶红葡萄酒的酒瓶向巴特勒头上砸去。红红的液体便从巴特勒的头上流下来,也分不清是葡萄酒还是鲜血。钱运昌赶紧用手帕为巴特勒擦了擦头部,发现巴特勒的前额被打开了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口子,鲜血直流。这场面把厨师亨利惊呆了,他没想到这些令人敬仰的科学大师有时也与常人无异,尤其这个霍纳托利竟完全像个酒鬼无赖。钱运昌赶紧去喊杜边——杜边是世界非常著名的创伤医学专家,可杜边却无动于衷地说道:“霍纳托利说得没错。想想广岛和长崎那些无辜的灵魂,他这点伤算什么?”

“杜边先生,你怎么能这样说?难道广岛的灾难能具体到巴特勒博士身上吗?如果从积极意义上说,是原子弹结束了二战。奥本海默和巴特勒博士不仅无过而且有功。”辛格有些愤怒地说。

帕斯丁、辛格、伊万诺夫都对杜边作为一个医生眼看巴特勒血流不止却冷眼旁观的行为大加指责。

霍纳托利见他的老朋友化学家辛格也站在巴特勒一边指责杜边,便指着辛格喊道:“要说人类灾难,你们这些化学家更难辞其咎,形形色色的炸药不是你们发明的吗?用原子武器杀死的人与用TNT杀死的人相比,那就大巫见小巫了。”他明显不知道中国谚语的用法,所以用颠倒了。

李禹锡纠正他说：“您说错了，霍纳托利博士，不是大巫见小巫，而是……”

霍纳托利听李禹锡也说他错了，也不把话听完，便转身指着他道：“你们生物学家就一定清白吗？我看，将来毁灭地球和人类的定是你们这些生物学家，基因工程是最危险的工程，生物武器比核子武器危险万倍。呵呵，化学家为患人类于前，核物理学家祸乱当今，生物学家势必毁灭人类在后，唉！越想越绝望啊！……”说完他躺在一张藤椅上呼呼睡着了。

巴特勒捂着伤口指着霍纳托利对亨利说：“快给他找个毯子盖上，他睡在这里会着凉的。”

始作俑者虽然退出了战场，可杜边、维辛斯基并没有停止与巴特勒等人的争吵。

亨利赶紧打圆场，对愤怒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说道：“噢！先生们，跟一个醉汉讲不清道理，霍纳托利先生那是醉话，等他醒来一定后悔自己的言行，霍纳托利博士是个值得敬重的绅士，只是因为醉……”

这时，杜边拿着一圈纱布走来，准备给巴特勒包扎伤口，他边向巴特勒走来，边说：“不，不管霍纳托利教授醉与不醉，他说的话没有错。”

巴特勒说：“哼！以他的逻辑来判断，你们医学家就清白吗？你们千方百计使那些具有天生生理缺陷的人活下来，悉心维持那些本该在生存竞争中淘汰下来的生命，使这些劣质基因代代遗传，繁衍不息。你们设法保留那些被上帝遗弃的生命，本身就是与上帝所定的生存法则作对，你们不仅不反思你们的危害，反而对自己的行为津津乐道，以为是什么高尚之举，如今人种的快速退化你们医学界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哈哈，奇怪，”杜边走近巴特勒，撕下一条纱布，说，“别人轻视医学倒也罢了，你巴特勒可是现代医学的直接受益者呀，不是医学

的发达，脊髓灰质炎夺去的就不只是您的一条腿，而是您的生命。您这颗聪明绝顶的大脑也就不会存在了。”

“你这个混蛋！”巴特勒听杜边嘲笑他因小儿麻痹而致残的腿，不由得大怒，一伸手绰起了拐杖。

其他人对杜边拿别人的生理缺陷攻击别人也感到愤怒不已。

亨利本来为给如此之多的世界知名人士服务感到无尚的荣耀，因为世上最智慧的头脑都集中在上了，他对这船乘客充满了敬意，认为世界的进步与发展都是这些头脑思索的结果，但没想到他们自己却对各科学领域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和攻击，仿佛科学的进步不是在为人类增加福祉，而是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使人类和地球走向着毁灭。亨利以一个科学门外汉的眼光，难以判明是非，见巴特勒怒不可遏地抓起了拐杖，生怕再发生械斗，于是赶紧跑到甲板上那由指挥塔楼改成的酒吧间，向科考队长摩尔·基德·曼先生报告。

此时，基德博士正与两男一女围坐在一起喝咖啡，那光头的男人是海洋气象学家威廉·泰勒，基德博士正向他了解有关海洋的知识；那胡子修剪得齐整的男人是船长罗伯特·华盛顿。那美貌的女郎则是基德博士的妻子苔丝·基德·曼，一位好莱坞的著名影星，她之所以能够成行，完全是众位科学家撺掇的结果，因为长期的旅程有一位影星相伴会减少寂寞。而苔丝呢，正准备接手历史巨片《太平洋战争》的女主角，所以也想借此机会体验一下海上生活，尤其是能够亲自登上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巡洋舰在太平洋上旅行，那会对她创造角色有很大助益。因此便陪同丈夫摩尔·基德·曼一起前往比基尼。

听了亨利的报告，基德博士笑道：“放心吧，亨利先生，只要霍纳托利安静了别人就不会出事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我了解他们，他们都是高尚的人，那不是他们在打架，而是酒精在作怪。”说着他打开老式的传话筒——那是巡洋舰在发现敌情后呼叫水兵，传达命令用的，至今仍保留着。

“尊敬的先生们，”基德博士喊道，“别再争吵了，对科学进行道

德判断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任何科学成果对人类都有利弊两个方面。政治家才应当承担道德责任。你们怎么能上醉汉霍纳托利的当，在他设立的命题下无休止地争吵？当你们气愤难平的时候，看看霍纳托利在干什么？他一定在梦乡里嘲笑你们呢。不要与霍纳托利博士计较了，谁不知道天才的霍纳托利不仅是个酒鬼还是个色鬼，八天啦！八天没有女人他已经受不了了，在檀香山的时候我应该满足他的请求给他带上一个应招女郎的，但又怕亵渎了我们这次神圣使命，把我们的科学考察变成了性旅游，呵呵。巴特勒，巴特勒博士，到马绍尔群岛后给他赶紧找个土著部落的女人吧，让强悍的土著女人吸干他的精血，是你报复他的最好手段。哈哈……”基德的一番话把争吵中的人都逗笑了，科学家的宽广胸怀使他们很快重又坐在了一个酒桌上。

基德博士不仅在学术方面是个人人敬仰的人物，而且人缘也相当好，他的个人魅力是他当选此次科考队队长的另一个重要原由。

“这个霍纳托利真了不起，”苔丝赞道，“整天泡在酒里被女人包围着，怎么还能有那么非凡的成就？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泰勒说，“他是个非凡的天才。”

“霍纳托利多亏有了这两个缺点，才有了人情味儿，不然凭他的聪明和奇思妙想，他就成了神了。”基德博士说着转向华盛顿船长问道，“船长先生，我们现在到达了什么位置？”

“唔，我们现在正以十八节的速度行驶在东经一百六十八点四度，北纬二十五点三度的海面上，距比基尼岛还有两天的路程。”

“哦。”基德博士呷了一口咖啡，嘴中应道。

“海上生活真是太单调乏味了。”苔丝说道，“现在多想看一眼陆地呀，哪怕是个荒岛也行。”

“夫人，您的愿望很快将得到满足。我们将要从美丽的沃尔德岛南部经过，那是一个植物茂盛的小岛。”华盛顿船长说。

“唔？”基德博士问道，“船长先生，临行前，您不是告诉我们一路